

新華日報

戰時特刊

九月
廿



本期另售一角。訂閱全年九角半年五角
編者兼發行者：內外出版社：漢口河街下段一〇二號
代售處：華中圖書公司 上海雜誌公司

本志第四卷第十一期目錄

內	外
「論關於武漢外圍」	程仲文
武漢推展慰勞員工作	程仲文
國際接受我國申請	程仲文
維克在「現實主義」下	程仲文
世界大戰與中國	程仲文
怎樣開展淪陷區工作	程仲文
保衛大武漢要捕獲心理障礙	黃一霖
最後勝利之最後努力	盧凡夫
國聯之最後的生機	彭芳草
敵軍對工業之經濟政治意義	許興凱
內外隨筆 六則	葉永蓀
慰問岳陽	程曉華
孩子劇團在衡山	李少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南京圖書館藏



「殘寇於武漢外圍」

半個月來戰局重心 大江北岸。敵寇從廣濟西進以後，不敢直逼山家鎮要寨。却又迂迴包抄以技，西犯固始商城，企圖出麻城襲要寨之背。這樣大別山麓發生了激烈的戰爭；另一路由潢川出羅山直撲信陽，企圖截斷平漢線南段交通，戰事也十分激烈。

豫南的戰事，顯然是過去半個月中戰局重心所在，可是這一線的形勢，仍舊是有利於我。萬山重疊的大別山脈，不僅把鄂北築成一座銅牆鐵壁，武漢三鎮更建起了鐵的屏障。

九月底羅山方面連獲勝利，我連克羅山及羅山以東之小羅山等地。至商城打船店方面，我軍亦奮勇反攻，敵寇死傷頗重，我軍向商城推進，甚張的寇鋒，烽勢已大挫了。

江南岸在瑞昌陽新一帶的敵人，也催促不能進展，南潯線上，馬迴嶺方面形勢很穩定，敵寇企圖襲取德安，但這是充分地不可能的。

目前的戰爭已 山頭的爭奪戰，同時在戰爭上是互有進退的，敵寇何時把山頭奪完攻入武漢，真是一大问题。所以陳司令長官曾說：「我軍堅守武漢，三月於茲，士氣之盛，犧牲之烈，實空前未有，現敵仍在繼續增援，我決以全力殲滅之於武漢外圍。今天江南北兩岸，各線之劇戰，

實際即直接對武漢的保衛戰，吾人決不惜任何的犧牲，誓死抗戰到底，非至日寇崩潰，決不休止。」（文）

武漢推進動員工作

爲了加強保衛武漢的艱鉅工作，必須發動民衆抗戰的力量。而且根據過去各戰場事實的教訓，民衆動員工作的不夠，顯然已產生了不少的惡果。

第九戰區動員會在保衛武漢戰的前題下，作着動員民衆的整個策劃。決定自九月二十二日起，開始編組全武漢民衆，分成爲救護，工程，輸送，宣慰，嚮導，徵募等戰時工作隊。並定八日之內（即九月底前）完全編組就緒，使全武漢的人民，每個人都直接參加戰時服務。戰時工作隊總隊部也於九月二十日成立，郭懌爲總隊長，康澤爲副總隊長，編組工作，因得戶口總清查之幫助，也已順利地辦理了。在今後保衛武漢的會戰中，我們將見大夥的民衆，配合着軍隊而發揮偉力。這是多麼興奮！多麼刺戟！

其次，武漢慰勞運動，軍民聯歡運動，徵募運動，壯丁徵集運動等，也擴

大地展開，最近且舉行了兩次前線勞軍的壯舉，得交通前後方的情意，幫助士氣民心的振奮不少。

顯然地，以武漢為中心，這一動員大舉，即應瀰漫渗透到全國各地去。我們希望在各縣，在隣近武漢的後方，在川黔雲貴，也繼起地從事於這動員民衆的計劃與準備吧！(仲)

國聯接受我國申訴

我們在上一大提到國聯的時候，我們曾肯定地說它仍不失為維護和平的集團。

當此德義在西班牙伸展魔手，希特勒更瘋狂地進行兼併捷克，日本帝國主義加緊攻略武漢企圖獨吞中國的當兒，世界和平的薄弱的簾幕快全撕毀無餘了。待那時遭受正面襲擊的必然是英美法蘇幾個和平的國家。

所以國聯在這時候已臨最後的試驗了，它除非完全退讓給瘋狂的侵略國家大演殺人慘劇不計以外，它必須是表現力量的時機了。

第十九屆國聯會於十九日行政院會議席上，我國代表所提出的請求援盟約第十七條的申訴，得到了一致的通過。於散會前正式致電邀請日本，並提起其注意，有謂「關於解決中日紛爭，希望日本接受國聯歷次決議案」等語。

我們知道國聯接受我國申訴，這可以證明國聯將不能袖手旁觀東亞颯天的烽火了。不過中心的問題，還在如何發動集體的經濟的政治的以至於軍事的制裁，促侵略者自斃。

現在倭國已強硬地拒絕了國聯的邀請，而我們注意國聯熱望國聯的應該轉移到：如何有效地實行盟約第十七以至第十六條上各項規定的問題了。我們希望國聯從此改變作風，能夠正為世界和平的柱石，而走向復活的壯健的坦途。(華)

捷克在「現實主義」下犧牲了

自從德國無阻礙地吞併奧大利以

後，這一次又兵不血刃而席捲捷克蘇台區，這真是開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創舉，祇要蠻橫，祇要武力，什麼世界霸權的強國都一一低頭屈膝在這下面了。

張伯倫兩次飛德訪晤希特勒，這位「現實主義」的老紳士，在氣憤沖天的戰神之前，他明白：祇有遷就是最「現實」

的策略，殆張伯倫與法總理達拉第會後，遂有「捷克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無條件承認蘇台區劃歸德國管轄」的決定

在這樣的聯合壓迫之下，捷克政府已計無所施，祇有屈服了。但是現實主義的紳士們所企求的「保全和平避免戰爭」是否可能實現呢？那末祇有看歐局今後的發展，作事實的答案了。

捷克的命運雖不幸悲慘地在現實主義之下犧牲了，但和平的迷夢同時也急離愈遠，希特勒見計已售，更進一步向張伯倫提議取消捷克為獨立國家了。其他蠢蠢欲動的或看得垂涎欲滴的侵略國，彷彿得一重大暗示，也漸漸抬頭。結果歐局却祇有更趨複雜，危機也祇有愈迫愈近吧了！(麒)





世界大動變與新興中國

蕭子

義大利的慕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日本的法西斯軍閥，近年來到處撒播戰爭種子：阿比西尼亞的亡國，地中海的均勢打破；奧大利的亡國，西歐的均勢打破；中國遭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踐踏，直逼華中武漢附近，太平洋上的均勢也打破了。這次德捷衝突是打破整個世界均勢的先聲，因此接着德捷衝突以後，頃刻間即可引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火藥庫。這完全由於瘋狂的讀武主義者，以武裝干涉為手段，企圖攫取利益的野心與掀起戰爭的決心，實在是無可避免。

張伯倫首相以老邁的紳士，苦心斡旋德捷間的衝突，德國也不惜卑躬屈節，隱忍退讓，向希特勒表示避免戰爭保持和平。但是戰爭的膠棍，還是握在希特勒手裏，戰爭終不因英法隱忍而退讓能夠避免。

從各方面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構成的條件已完全具備，祇待德捷兩國槍彈的火花，飛濺到法國蘇聯英國以至美國的軍火庫裏，戰爭是會全面揭開的。

當這個世界激盪的高潮，我們應該怎樣來評價它，怎樣把握它呢？在此我想把我國人對這一大動變的新認識略為說一說：

一、在這個大動變的世界之中，我們先要睜開眼睛看一看，這個世界究竟是一個怎麼世界？總理曾說過，「原始時代是人與獸爭的世界，後來是人與天爭的世界，現時代是人與人爭的世界，未來的時代是大同世界。」人與人戰爭到最殘酷、最激越的一次，這頁不堪回首的現代史便宣告結束了。一個大動變的來臨——將正式給人與人爭的世界以一個堅硬的答復：告訴它必然會完全瓦解，從這個母胎中誕生一個新的嬰兒——盡是諧和、友愛與光明。生長在這個大時代世界中，我們實覺無上的欣幸！更欣幸地能夠親為承擔時代創造者的一重任務。我們正

在此答復欲圖以殘殺來獲取利益敵視和平正義的破壞者、侵略主義者，叫他們澈頭澈尾地覺悟他們的行為是一種徒勞無益的愚蠢！不然便是自作自受地自食惡果而歸於消滅！

無疑地，我們更加認識了我們對於抗戰的光榮神聖的任務，我們振奮欲狂，我們也精神百倍，中華民國真是偉大莊嚴，中華民族真是「天之驕子」！

二、歷史在向「大同世界」演進，社會人心中的和平正義感，顯然不會消滅，反之却到處潛長。目前雖因破壞者的猖狂，使和平正義湮沒不彰，但事實已明白宣示：「和平與正義」每個角落有它的友人，每個人心底可找得共鳴。這無論在中國、在捷克、在英、美、法、蘇，以至在日本、在德義也都如此。

世界上祇有一個力量，就是打擊破壞者的力量，世界上祇有一個共信，就是為和平正義而戰的力量，是破壞主義者的致命傷，是創造未來世界的原動力。

西班牙的反侵略戰爭，捷克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的英勇抗戰，其意義完全無二致，我們給日寇的打擊，就是給整個破壞主義者的打擊，西班牙與捷克「奮戰」也正是如此。

和平正義是不可分割的，瞧着吧，英美法蘇，祇要是維護和平正義的任何一個國家，他們的態度，在一個場合下，是必須明朗起來的。

世界是整個的，和平正義也是整個的，它是不能分割的。一個和平正義的世界，不容許長一個破壞的殘暴的毒菌，如果有這個毒菌，則頃刻蔓延，到處擾攘不安了。

觀於由德國的挑釁而形成的歐洲新陣營裏，我們發現了我們的心胸中涵有宇宙間最高真理，而且握住了歷史的重

點！

三、如果瘋狂的破壞者能夠倖勝，能夠伸屈魔足，踏遍世界，那末，歷史便走向長期混沌、黑暗的逆流，無進步光明之可說。但誰都明白，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肯定了和平正義必勝的信念。

目前中華民族為承肩此歷史的偉大任務，而對日抗戰，打擊破壞主義的惡魔，真是艱危困迫、十分懷苦，而目前更當武漢受嚴重威脅，抗戰進入決勝階段的時候，我們必須為民族、為世界、為和平、為正義，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自力更生，來保障搖搖欲墮的遠東聖光，加強世界和平正義勢力的陣營，促世界的逆流不能迴旋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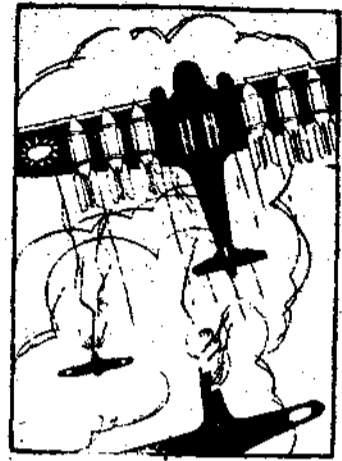
國際友人曾贈我們金言：「勝也能，敗也能，就是不要向他講和！」實在的，今日的抗戰，敵我雙方站在兩個極端，如果敵人囂張，我們即無死所，在目前這一最後難關之降臨，我們更加奮勇，必須在此大動變的高潮之中，勇邁地衝殺出去！

人類解放戰爭的號角響了，「最後戰爭」的烽火也燃了，衝過這一難關，便是「永遠和平」的未來世界！

新興中國要成長，新興中國要放異彩，新興中國要為世界光榮史寫緒論，中國的抗戰是偉大的，是獲取一切偉大收穫的必要努力！

瞧着吧！我們的時代到了，前進！前進！

一九三八，九，二十五於洛陽。



怎樣開展淪陷區抗戰工作

為紀念二十七年國慶作

程仲文

「淪陷區的同胞，遭受到敵人恣意的屠殺焚劫奸淫，被敵人強迫上前線充砲灰，受盡慢性的毒化與奴化的毒害。民族的仇恨，只有淪陷區的民衆感受最深。他們應該是抗敵的急先鋒，可是因為政治教育的不夠，缺乏組織和短少工作經驗，以致受盡凌辱地卑屈地偷生着。如果我們能夠把政治工作做好了，一萬萬五千萬的人民都將變成倭寇的勁敵，二百萬方公里的土地都將變為抗戰的前線，這樣，敵人的崩潰與瓦解是立刻會到來的。」這是我在掃蕩報紀念九一八特刊上所寫的話，這恰恰可以把淪陷區抗戰工作的意義與價值，說了一個梗概出來。

現在是二十七年的國慶紀念，又是抗戰已歷十五閱月的時候，戰區擴大到十一个省份，武漢會戰進入到空前激越的階段。從這樣的一個現實中，我們可以感覺目前情況的危急，與今後為祖國而戰的責任之重大。不但是如此，我們為着打擊敵人的進攻，消耗敵人的實力，收復失去的土地，已經不僅是守住一條戰線，便可解決的問題了，我們必須在每方寸的國土內，培養抗戰的種苗，我們要推動淪陷區的抗戰工作。化敵人的後方為前方，人人敵愾、步步設防，纔能保障今後的勝利。如果聽其自生自滅，那麼淪陷區域，很快就改換面目：「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已全非」，待那時即有心挽救，但終恐無從着手了。

在淪陷區內，我們的同胞過着水深火熱暗無天日的生活，一方面固然可以按着敵人的計劃達到奴化與毒化的目的；但同時却給我們製造了最有利的條件，我們祇要向淪陷區的同胞們在耳邊輕輕說一句話，就比在其他的方面嘶破喉嚨的演講效力要大十倍。所以淪陷區的工作是有沒有人的問題，而決不是有沒有可能的問題。

狂妄的敵人，在躊躇志滿的情況下，暴露它獸性的本來面目：慘殺無辜、奸淫擄掠、製造毒品、販賣毒品，每一個地區每一個場合，展開了敵人的獸爪，淪陷區的愛國志士，隨時隨地可以襲擊敵人，收獲獵物，也隨時隨地可以創出永垂千秋的偉業。祇有淪陷區是最能發揮愛祖國的，戰鬥天才，如果在後方，不過庸碌平凡的事情罷了，怎能驚天動地？目前開展淪陷區的工作，已是十分迫切緊要。我們唯有以最大的注意去加強淪陷區的工作。至於什麼是淪陷區工作

的內容，在此簡要地說一說。

一、政治工作——淪陷區的政治工作，要徹底做到「堅壁清野」的程度實現徹底的不合作：不充傀儡、不做漢奸、不與敵人作工、不與敵人交易、把資金匯出來、把工廠搬出來、把妻孥送出來、把抗敵團體組織起來。還要配合游擊戰爭，把敵人的實力予以消耗破壞，把自己的政權建立鞏固。

我們要以艱苦堅忍的精神，盡力去安慰、說服、集結、訓練、發動文化供應，舉行個別訪問，推展秘密聯絡，訓練掩護方法，能夠使游擊戰受統一指揮，受中央領導，這是政治工作的最高目標。

二、軍事工作——敵寇要確保佔領的土地，想盡種種方法，消滅我游擊隊。如歸併村莊、封鎖糧食、同時徵發壯丁，強迫上火線，這時爲了配合我們的抗敵戰略，須化敵人的後方爲前方；同時爲了解除民衆切身的痛苦，也祇有組織一個武裝的陣營，築一個自救的堡壘。

目前游擊戰的展開，已經有驚人的進展，但是我們爲了爭取更大的勝利，不能不佈置必要的對策：在淪陷較久的地區我們應該設法加強他們的武力，補助新兵器，派往指揮官或參謀官；在淪陷不久的地區，應該使游擊隊多與民衆聯絡，加強陣營，充實給養，擴大補充編組。

游擊隊要徹底控制漢奸予以隨時撲殺，要建立根據地擴大政權，破壞敵寇後方勤務機關的設備，消滅偽組織及其武裝，動員大批的青年農工羣衆。

三、幹部訓練——爲了開展淪陷區的工作，擴大淪陷區工作的陣營，需要大量的幹部人員出發活動，這就不能不有一個專事訓練淪陷區工作幹部的機關。一面集結青年志士，一面授以種種技術。

惟有這一種訓練機構，是抗戰的現階段所最迫切需要的機構，也惟有這一機構的發揮威力，纔是打擊敵人爭取最後勝利的基本力量。

現在中央擴大戰時政治軍事工作，發動青年服務訓練，在這龐大的訓練機構中，如果能夠附設這樣一個特訓的班次，也可即行着手，但最好是有專門的訓練，我相信一定不乏有智勇之士奮起投効的。

我們訓練淪陷區工作幹部，要着重於真正人材的造成，重質不重量，訓練機構尤應調整充實，能切實引發興趣，能切實運用方法。

最後勝利的光明就在前面，淪陷區的工作之開展，便是一支有力的嚮導隊。
前進吧！把敵人的後方化爲前方來紀念第二十七年的國慶！

保衛大武漢要掃蕩心理障礙

李一慶

最近爲了推展動員武漢民衆工作，我們見到一件事實：即是一方面儘管民衆動員不夠積極；另一方面對動員的意義却仍少瞭解。武漢這樣緊迫，這正是出生義士英雄的時候了。可是暗礁却仍遍佈各處，沉寂仍籠罩全城。這固可不必說。但若以普通人講，我們覺得要自存自強、頂天立地、也還有一個起碼的條件。然而這個條件，被以下的兩項心理障礙了。

一、逃難人生觀：「愛生畏死」「偷安苟活」，能推脫則推脫，能諉卸則諉卸，只有消極的適應，不從積極的創造，所以能逃避則逃避，一點沒有慷慨悲壯的氣概。中國人有句話叫作「好死不如惡活」，因此敝屣氣節、蔑侮品格、文化日墮、國勢日衰。

二、天命哲學：「聽天由命」的哲學，是中國人應付變局的不了了之的方法。表面上似乎與逃難人生觀相抵觸，但兩者間的基本精神則並無二致。侵略者的魔手向我們伸展過來，認爲天命不可逃，於是不從把它擊退的方面想；祇圖倖免，不求解決，這是逃難人生觀的基本精神，亦即天命哲學的基本精神。

但在目前若說僅以逃避爲得計，則必有無可逃避而困疲慘斃之一日。現在我們若退到很遠的後方，還說甚麼「抗戰」？簡直是恥辱！抗戰要到前線去，要到淪陷區去！

而且我們的抗戰，是創造歷史的偉業，猶如華盛頓八年血戰，凱末爾的復興土耳其，是從無路可走中衝出血路，創造天地。不然，我們還建甚麼國？「與狐貉同邱穴，爲敵人作牛馬」就得了。

我們要掃蕩這兩種心理障礙，我們覺得責無旁貸的是文化人。只可憐文化人也不少染上了這兩種心理的惡影響。文化人的筆尖雖然常刺在人家前面，但脚尖却踏在人家的後面，所以當茲武漢緊張的關頭，有不少的文化人已經喊了一聲「再會吧漢口！」而去了。民衆、讓他們愚昧，民衆、讓他們自私，沒有人去理會他，文化人說「現在環境困難，我們負責不下去了」。

但是我們知道文化本身就是戰鬥，就是爭取生存。沒有自衛不能自存，文化還能存在嗎？試看台灣朝鮮，還有沒有文化？試看所謂「滿洲國」，還有沒有文化？不必說遠的，淪陷區域內中華的民族文化遭受到怎樣的摧殘？現在的事情，是臨到自己頭上了，我們再不能坐觀成敗閑話興亡，我們要掃蕩民衆錯誤意識，先要反省自己，把自己堅強起來！國人的心理大多有「善與人同」的傾向，如果有人領導，必能掀動怒潮。大事緊迫了！從掃蕩錯誤心理入手，去重建一個保衛武漢的精神基礎吧！



最後勝利之最後努力

盧凡夫

中日戰爭，目前已進入一更新階段，此階段可透露敵敗我勝之徵象。即誰能忍受更廣大之犧牲，即誰操最後之勝券。中國對日抗戰，固為一種犧牲，而日本對我侵略，亦何嘗不為一種犧牲。此兩國犧牲之結果，須視其國民對最後努力忍受性之強弱，為決定最後之勝敗。

敵人最近軍事行動，及其戰略，是極其毒辣的，在西北線戰場上，準備由平綏路前進入寇甯夏，沿隴海線西犯，直逼西安，企圖完全切斷我西北通國際之要道；同時更以雄師夢想攫取我大武漢。在江南方面，敵人已增加不少寇軍，除想沿長江兩岸及贛鄂公路進犯外，並有佔領廣東，再沿粵漢鐵路威脅湖南之企圖。

然在此尖銳性的戰爭階段中，我們要迅速保衛大武漢，奠定戰勝的大業，認為今日應急速有如下之努力：

一，戰略方面

現在敵人目標集中武漢，所謂「會師」也在武漢。但測敵人圍攻武漢，當伴攻江西陝西，置主力于長江正面，右翼由經扶，越麻城，宋埠，直趨黃陂，正面由廣濟，蘄水，黃岡掩護海軍由長江下游，突破封鎖線，溯江而上，左翼由九江，越德安，永修，港口，大坂，通山，羊樓洞，城陵磯，

橫斷粵漢鐵路，截斷我唯一軍事交通之運輸線，伸足岳長。沿平漢線南下，又分兩路：一路則向南陽，棗新野，樊城，襄陽，取荊沙，順長江而東；一路則由廣水，花園，向武漢與正面會合，對武漢大包圍形勢，直迫武漢。如我們目下不失戰機，應快且速由被動實行主動，應由退却進為攻擊，更應由單純應付，轉用多方應付，以不攻擊就不能戰勝之精神，敵騎必求其殲滅，失地必求其收復，敵謀防守，而我必予以掃蕩，敵謀鞏固陣線，而我必予以中央突破。同時我軍事當局，也不失時機，趁敵國寇軍注目武漢之今日，應用最快速度，飛集大兵于廣德，鄭州兩翼，布成剪刀式之攻勢，舉國宣傳，輕裝向南京徐州兩方突擊，則如疾風之掃落葉，敵騎望風披靡，隴海路之穩定，津浦京滬路之再度中斷，南京徐州之失而復得，勢有可能。即令南京徐州難以堅守，一個回頭之馬，大舉逆襲，使敵疲于奔命，處處碰壁，不挫敵于豫皖之間，其亦無法安佔侵入之領土。若是，敵人「會師武漢」之企圖，不但粉碎無餘，而解決「泥腳皇軍」，期也不遠。

二，力量方面

抗戰軍興，我領袖蔣委員長，即提示必勝之道，在于

我國蘊藏無限之潛力，可以取之不盡，至無窮期，不虞匱乏，我國轉弱為強，悉繫于是。作者對此，亦常論及，惟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合不訓，終如散沙之脆弱無能，自抗戰以來，有全民抗戰之名，到今尙無全民抗戰之實，多數公務人員，多數知識份子，多數民衆，未知求生必經犧牲之階段，尤在醉生夢死，與其說是由于戰爭之信心而鐵定自若，毋甯說是由于不明戰事而陷于麻木不仁的態度之中。領袖蔣委員長訓示我們，地無分南北，人不問老幼，皆有守土衛國之重大責任，其可不論前方後方，人不問老幼，都是苟安先要逃難，所以予敵機會，期期進迫，深入已到贛鄂。

這不怪民衆沒有參加抗戰之神情，祇怪無人組織與領導。不怪無人組織與領導，祇怪組織與領導沒有徹底和熱忱。故到處失敗之主要因素，在此不在彼。我以為目下，爲要迅速完成「最後勝利必屬于我」之工作，組織民衆，萬不可徒託空言，亦不可徒重形式，須從民衆本身之實際生活上，責令各省軍管區（或各省國民軍事訓練委員會在內）之各縣社會軍事訓練總隊部，切實組織與訓練，激發民衆意志，鼓勵踴躍參加抗敵，則實施動員自如反掌之易。

因爲各縣社訓總隊，不論平時戰時，根本就是這個縣的最高軍事機關，與民衆動員機關。目前抗敵之際，更如一縣之游擊隊的司令部，其責任重大，尤有過于一師之司令部。我們能夠積極在此發揮民力，則工人，農人，學生，教員，公務員，無論男女，參加前線或地方游擊隊，有極大之數量。全國縣縣若是「人人敵愾，步步設防」目的可達，就是不可戰勝之力量。是故上述突擊南京徐州，驅逐敵人于中華領土之外，此點努力，實最重要。

舉國上下，能努力推動上述二點，自然人民接近政府，軍事與政治打成一片，則甚麼所謂「皇風」，即刻吹散，全現青天白日，甚麼所謂「御稜威」，即可拆穿，結束中日戰爭而取得光榮之最後勝利。同時將聽見日本帝國主義之送葬曲，而中日兩大民衆之和平攜手亦即于此時美滿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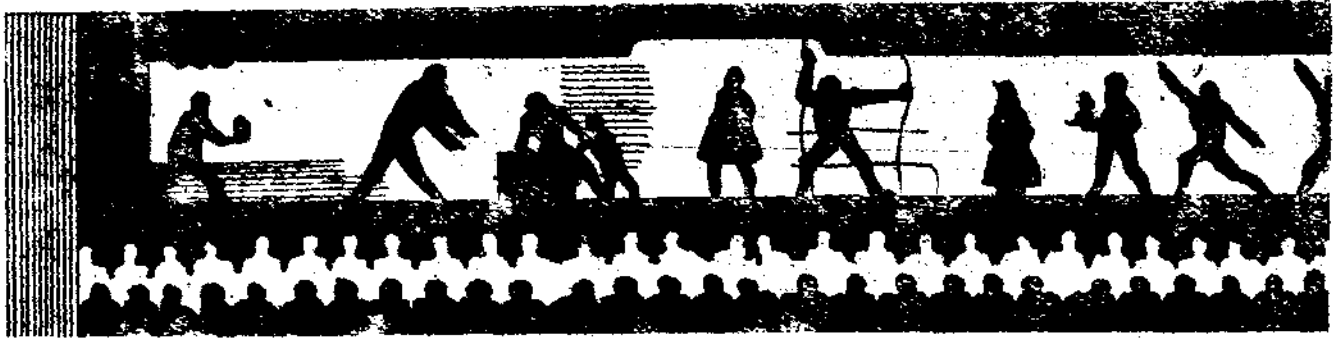
八月廿日于浙江前線視察歸後。

掃蕩報

言論精闢正確
消息迅捷充實
發行全國最廣
廣告效力最大

社址：漢口民生路
重慶小校場

定價：每份四分



國聯之最後的生機

彭芳章

六年以來，以維持國際和平為職志的國聯，已被侵略者蹂躪得體無完膚了。按照盟約，會員國的領土完整，是必須保持的；然而，阿比西利亞與奧地利，被德義侵略者分別侵吞了，中國與西班牙，正被日本軍閥及其支持 殘酷進攻着，捷克現在也遭受着德侵略之分裂的威脅，她們都是忠實的國聯會員國，國聯也許是有心無力，竟不得不坐視束手，不加切實的救助，即使指摘國聯名存實亡，也並不為過。

國聯是不是自甘沒落呢？當然不是。因為九一八事變勃發之後，國聯也曾派遣過調查團，通過譴責日本的議決案，現在更再三籲請各會員國對華作個別援助；當義阿戰爭之際，國聯甚至發動了對義經濟制裁。但國聯之所以不能更進一步而努力復甦者，應該歸咎於英國的外交政策。雖有法蘇兩國支持於前，小協約等國援助於後，終於無濟於事。英國的外交政策，是帝國安全第一；在這個原則之下，只要侵略 尚未直接侵入帝國領土，她總想避免戰爭，同時也絕不願所謂地域戰爭擴大為世界戰爭，結果便放縱了侵略者，總想使侵略國獲得相當滿足而退，因此便始終未曾

積極支持國聯。國聯既無英國的積極支持，不甘沒落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

英國過去不很積極支持國聯，是事實；現在也未積極支持國聯，是事實；在不久的將來，英國終將會積極支持國聯的。主要的原因，是英國的對侵略者妥協政策，差不多都碰壁了。在對義方面，英義協定中表現出英國委屈求全的心理，然而英義協定之實現，須以西班牙問題解決為先決條件，義大利依然不斷向西輸送大批志願兵與軍火，使西班牙問題無解決之望，義大利如此相逼，英國即無再度讓步的可能，此其一。在對日方面，英國原以為日本適可而止，但因為遭受了中國的堅決抵抗，其毒焰愈烈，妄圖侵吞中國全部，其武力侵襲範圍，擴大到了南華，直接侵犯了英國利益，威脅着英帝國的南太平洋的領土

，而英國除了與中國一致對日外，沒有制止瘋狗的好方法了，此其二。在對德國方面，英國曾幫助德國擴張軍備，容忍了德國進軍萊茵，更容許了吞併奧國，英國對德，總算仁至義盡了，而德國却恩將仇報，一方面索取舊殖民地，另一方面再向捷克進攻，一步緊逼一步，中歐第三帝國的完成，勢將更向東南歐乃至小亞細亞發展，對於英帝國是萬分不利的，即使英國多方壓迫捷克屈從德國要求，妥協的可能性已逐漸微薄，英國對德也快臨到後退無路的地步了，此其三。英國的退讓政策是有限度的，中國對日，西班牙對義，捷克對德，英勇敢地抵抗下去，日義德便有欲罷不能之苦，英國想與日義德侵略者任何一個妥協，都不容易。深謀遠慮的英國當局，不能不準備萬一的場合（世界戰爭）的到來，而在這種萬一的場合，國聯就是獲取勝利的最好利用的工具，她可以集中國聯會員國的力量來制裁侵略者，甚至也可以獲得美國的密切合作；因此，英國絕不至優到放棄國聯，而且還要積極支持國聯，我們敢斷言英國退讓政策走窮之日，便是國聯起死回生之時。

也許有人認為萬一的場合，是一種

空虛的期待，因為民主諸國並無非戰不可的決心，而侵略諸國也並無訴諸世界大戰的力量，這種事實，我們是承認的。然而被侵略者的英勇抵抗，已使侵略諸國無法收手，無法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甚至使她們也顧不得自己的力量而繼續與擴大地冒險下去；民主諸國被迫得終須實行應戰；民主諸國與侵略諸國的矛盾，非戰爭不能解決，而對侵略者，也非以這種堅強的手段，不能使之屈服。在目前，我們雖然不敢斷定萬一的場合幾時到來，不過演進的趨勢，却已萬分瞭然，即認為就在不遠的將來，並不能譏為過甚之詞。不必等到這種局面確定時，國聯便會再被人尊為是維持世界和平反侵略的好工具了，侵略者雖將國聯蹂躪得體無完膚，但侵略者冒險必然使國聯有發揮其威權之一日。國聯過去之失職，我們不必去一味的指摘，國聯現在之無能，我們也不必對之失望，我們要貫徹反侵略的理想，終於不能不擁護這個良好的機構。

「一九一八」七週年於重慶。

編者的話

這一期我們提早出了一個特大號，把第十第十一兩期合刊出版。也可說趕二十七年國慶，備致一份禮物給半年來愛護本刊的讀者。

本期文章，蕭先生的「世界大動變與新興中國」，指示我們要自力更生要加緊本位工作，確乎是我們每個人要這樣想法的。葉永蓁先生的「隨筆六章」真是又精悍又有力的文章，葉先生近忙於訓練青年，很少為文，這一篇真是珍貴得很！編者也趕忙寫了一篇「怎樣開展淪陷區工作」，不過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促起大家的注意，「拋磚引玉」，用意在此！

此外彭芳草許與凱先生的文章，是讀者所深信的，不必介紹。這一期在大武漢保衛戰緊張關鍵中出版，能排除一切困難與諸君見面，真要感謝我們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

程仲文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三日



敵國軍需工業之經濟的政治的意義

許 吳 凱

本文為許興凱先生近著「日本軍需工業及其資本關係」一書中之終論章，本書內容計分五章，第二基本軍需工業，第三、兵工廠及艦船兵器工業，第四、火藥爆藥化學兵器工業，第五、軍備擴張下的財閥利益。全書內容充實，材料豐富，敵國軍需工業之全貌，可一覽無遺。在目前抗戰最嚴重之階段，為知己知彼爭取制勝之術，本書實有其極大價值。茲商得許先生同意在本志分段發表，以供先觀。（編者）

這是當然的，我們應當多明白一些兒日本軍需工業的情形。

在經濟總動員的名詞兒底下，本來沒有什麼叫軍需工業的東西，因為一切工業都和軍事有關聯，也可以說都是軍需工業。如若一定要說軍需工業的話，大概內容包括以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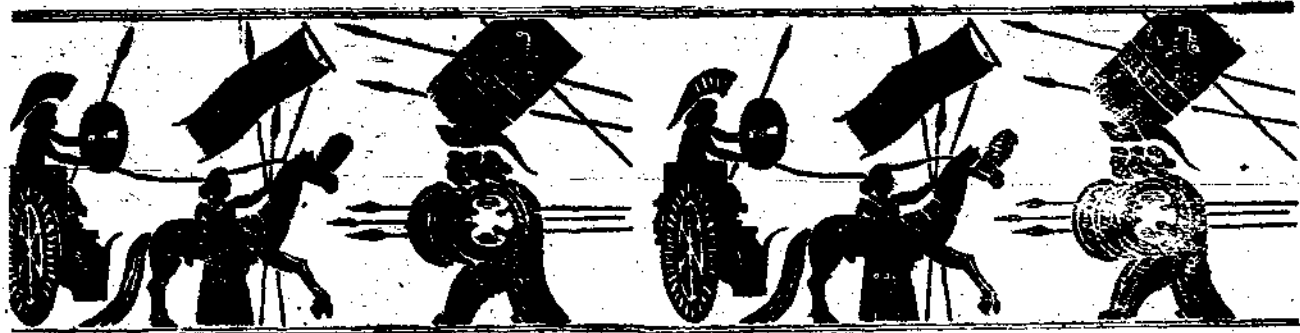
- 一、基本軍需工業——如鐵鋼業，煤炭業，金屬製鍊業，以及礦業等。
- 二、艦船機械兵器工業——如造船業，機械業，電工業，汽車業，飛機業，以及兵工業等。
- 三、火藥化學工業——如淡肥料工業

，蘇達工業，染料工業，以及火藥工業等。

把這些工業的內容和生產能力知道了以後，我們還應當明白這些工業的資本都是那些人們拿出來的，也就是這些工業掌握在什麼人手裏。明白了這個，非但把日本軍需工業完全明白了，而且還能從側面明白日本政治情形，因為在戰爭期間，軍人和資本家聯合的原因就在軍需工業。軍人拚命要錢，要來錢大部份都用在製造軍火上，而這軍火製造又是軍需工業資本家的事，出錢買公債的是資本家，造軍火賺錢的也是資本家

。資本家反對軍人要錢，又歡迎軍人造軍火。因此，生出「合」也生出「分」，生出「相推」，也生出「相抱」，生出「相生」，也生出「相尅」。這一生一尅乃是政治的大推動力。

本來近代戰爭不是光打軍人的血之勇，在器械上，經濟上，以及交通等主要工具上，使軍人非依賴于資本家不可。同時，資本家為「獲得利潤」的緣故也不能不接近軍人，作他賺錢的生意。有人說：世界戰爭的危機是由軍火商人製造出來的。全世界到處都是如此。不過，這種情形在日（下接第二十七頁）



內外隨筆

六題

華永美

一、歷史的重演

前些日子，當張伯倫匆匆地由柏林飛倫敦而又準備要第二回再飛柏林去的時候，這在慕索里尼的眼裏看來，大概捷克是非要屈服不可，於是、也幫着希特拉打邊鼓，說：「捷克斯拉夫是個什麼國家？牠不過是世界上最一個地理的名詞而已！」

是的，捷克在現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她的確也只是「世界上最一個地理的名詞而已。」張伯倫雖然有心來幫忙她，但、爲了年紀老了，沒、年青時的那麼一股勁兒，所以天天在勸慰捷克，要捷克就委曲地忍受一點，這幾天又看見希特拉的風色不對，嘴裏彷彿還在勸慰捷克，而實際上却已幫了希特拉將捷克拖上了凳子，好給希特拉痛痛快快地幹了她一番。以此之故，慕索里尼之所以說「捷克不過是世界上最一個地理名詞，」也是確確實實的哩！

可是這一句話，並不是慕索里尼自己說的，慕索里尼是從那意大利的光榮的歷史上記着到了現在，用以轉贈人家。好像在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征服了意大利，標榜民族主義，使意大利人很信任他，以爲從此可以解除專制的束

縛，能夠實現他們那些過分的夢想——自由、博愛、繁盛和榮譽。而拿破崙呢

，也確實重新改訂了意大利原有的行政制度，減小了封建的小邦，開闢道路，整理賦稅，事事使本來四分五裂了的意大利改了面目，意大利人也就異常歡迎他，願意受他的統治。可是不久，拿破崙的統治跟着他的野心的遠征在北方的荒漠之中顛覆了，乃于一八一五年，有所謂維也納會議，英、俄、奧、德、法戰勝之後，什麼事都獨行獨斷；於是，這整個會議，都爲這四大國所操縱，而拿破崙所遺留給意大利人的呢，仍舊是分裂和宰割的痛苦。這時候奧國有位首相梅特涅，看見意大利人要憲法，要獨立，他就第一個向世界上的人們說：「意大利是個什麼國家？意大利不過是世界上最一個地理名詞而已，」然而誰知僅及百年，現在意大利的首相，却以從

前奧大利所贈給他祖國的一句話轉贈給捷克斯拉夫了！人事滄桑之感，其意有如此者，嗚呼天曉得了吧？

不過從前的意大利雖也只是個地理上的名詞，但目前畢竟出了像慕索里尼這樣英俊有抱負的首相，這其間果然靠着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的三位愛國志士力挽國運，但也可知隨便給人家以「一個地理上的名詞」是不大妥當的。由此卜今，由今而求諸異日，縱就慕索里尼此刻將這一句痛苦的名言轉贈給捷克斯拉夫，恐怕也未必就能兌現的吧？其未必能兌現的證明，就是以意大利本身來做證明好了。

所以我會說過，世界上是有兩種人：一種人是爲了自己目前被人家壓迫得過于痛苦，天天想將這痛苦解除了，到了真的他的痛苦解除了的時候，他想了他自己的往日，特別對於他有同往昔境遇的人們，感到了深切的同情，也打算把人家的痛苦解除了。一種人呢，他只配到自己從前被人壓迫的痛苦，一等到他自己有抬頭的希望，就將人家所給他的虐待，都連本連利地算到另一個人的賬上，他是以自己給人家壓迫的經驗，提精鍊髓地再給這另一個不幸者

的身上取得他自己千倍萬倍的報復。歷史在有時候是會重演的，雖然他的重演的情況並不完全一樣，而慕索里尼之到這幾天替着希特拉打邊鼓竟而說出這麼的一句話來，也只是表示慕索里尼恰是我所說的後一種之類的人罷了！他忘記了他自己也是破落戶出身的，而現在却在笑人家這樣那樣。

咳，這年頭，這世界，真是的！

廿七年九月十八日

二、負負爲正

像那麼大了七十多歲的年紀，不怕跌下來到了英吉利海峽裏去，還是坐飛機往返飛于柏林、倫敦之間，爲着世事在忙着，張伯倫這一副精神，確是夠我們欽佩的。

可是張老先生的忙，依我看也是白忙了的，沒有什麼多大的結果。如果一定要我們說他一句好話，那大概就是我們中國的一句老古話，「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可以贈送給他老先生。他自己呢，我很在懷疑他，也許連一點政治的常識都沒有；否則，他是大可不必在這樣無事忙地忙來忙去，忙到最後，還是忙得一場空，忙得給希特拉在玩弄，忙

得給他自己做爲事假想來的一種好笑的資料，而除此之外，那就沒有什麼的了，假如我們苛刻點，不將他在高空中呼吸的變異，也計算在對他的健康有影響的價值之內而說的話。

倘若他老先生真的要希望捷克斯拉夫的問題，與其是飛柏林想要得了一種成效，其實還是飛巴黎的成效較有把握得多。希特拉現在所懼怕的，不是捷克本身，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又爲什麼這麼在裝腔做勢地而却又不肯馬上在捷克身上開刀，原因是爲了他自己也還在琢磨着：到底對捷克開得刀開不得刀。開不得刀，那就得開下去哩；開不得，那也要小心一些才好，免得將小跌在法國防線的馬其諾堡裏去，這不是好玩的呢，到那時候，豈不是「中歐帝國」也就完了嗎？自然比不得在紐倫堡廣播台上那麼隨便地可以吹牛！所以捷克的問題，張老先生若能走這一看，就飛到巴黎總統府裏吃一杯濃茶談了幾句閒天，問問巴黎天氣好不好，比倫敦沒有霧，好多哩！再管自己飛了回去，我想，希特拉也就無可奈何，不知道他老先生葫蘆裏賣什麼藥，忙着又要召集國社黨大會，發宣言，向全世界訴苦：日耳曼民

族，要在日耳曼人統治之下，建立出一個嶄新的國家來的，你們怎麼怎麼怎麼不原諒我啊地再來一大套！于是，你想希特拉又有什麼辦法？希特拉恐怕也要整理行裝，到羅馬拜訪他的老師去請教請教一番吧？

然而，可惜張老先生計不及此，以致得了一個「負負為正」的公式很苦悶地而且也很恐懼地帶回倫敦去。張老先生苦心我們是很了解地，但他自己把這算式演錯了，連「派司」也不能「派司」過去，那麼叫我們這班看卷子的人，怎麼會給他以一個第一名的分數呢？那只好讓他自己再思索思索一下。

可是在這裏，張老先生真能「思索思索一下」，這也不能于事實無補。「解鈴還須繫鈴人」，他老先生從柏林起飛的時候，不妨把那飛機的尾巴轉向南邊轉一個相當的角度，再開開巴黎的人們看，他們算出來的答案和他自己的對不對。但他又偏不這樣做，他以為他的答案對得很，還要巴黎的人們也承認他的答案對。這樣，這真糟糕透了！于是，也就形成他這幾天在幫着希特拉威嚇捷克的真面目，同時，更要法國做為自己的「難友」，共同在綁着捷克這個小

朋友的手足，活生生地將他送到希特拉的祭台上去。雖然他所要求的是「歐洲的和平」在他自己的心目中已經是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成效，不過這成效也許有一天把自己也帶進于那個希特拉預佈好的圈套裏去。他所要求的是和平，而實際上正是和平的被殘殺。目前被犧牲的是捷克，而以後自食其果的却是不列顛。若不是大不列顛的霧太多了的緣故，怎麼會使大不列顛的人物都對於這個「現實」的世界而不以「現實」的眼光來看牠呢？而這，也許是英國地理上的關係，但張老先生必須記到單是拖着一邊的和平，是靠不住的，他要把這一事實做為這回忙著飛來飛去唯一成效的經驗吧，我以為。

廿七年九月廿二日

三、中國最強

這幾年世界上鬧得這麼樣的烏烟瘴氣，不消說是少數的有野心的侵略國在攪了出來的。這些侵略國的厲害處，不在於牠們的武力，而在於牠們的眼光。牠們的眼光看得準，所以也落得佔了便宜。

無論那一個國家，為了世界第一大

大戰給他們苦痛的教訓，對於戰爭，大概都是懼怕的。就因為他們對於戰爭的懼怕，那些野心的侵略國眼光看得準，利用人家對於戰爭抱着懼怕的弱點，自己才擺下不惜戰爭的把式，踏開腳步來磨拳擦掌，說一聲「來吧」！于是人家看了，以為這傻子真的會來一手兩手，便也就讓牠擺擺風，而牠們呢，也就真的在這世界上東也放一把火，西也放一把火！彷彿牠是了不得似的。

其實有什麼了不得？你也如果和牠一樣地傻里傻氣地給牠一個回答說：「好吧，就來！」和牠交一個一兩回合，就把牠的一手兩手甚至於三手四手的空架子都拆掉了，牠的老家裏究竟有些什麼貨色，牠的拳路是從哪裏學來的，都把他一乾二淨地弄得踢下台去。這時支防不及，醜態畢露，而且有時候還想顧全一下「面子」，老羞成怒地什麼勾當都做了出來。由此以評判那國的強弱，則可知那先說「來吧！」的國家並不怎麼強，因為他先擺下把式，有了準備，而那個第二個說「好吧，就來！」的却真夠強哩！縱就後者的實力不及前者，而他的那副有胆量的勇敢的精神，就可以稱為一個強國，而無愧的！他沒

有什麼準備，他只靠着他那一股傻勁，而且當旁人都不敢和他的對方來一下的時候，他却真的看不上眼，管自己先「來」了下去。

現在，我們就拿自己打擊日本的侵略這一回來說吧，當去年蘆溝橋事變初起，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相信我們起而抗戰的，然而我們，終於真的抗戰起來了！這在日本的眼光，雖然也會看了我們的弱點，欲以威嚇來屈服我們，但也爲了過度的看準，畢竟給了她自己的眼光來欺騙。而一般世界上的大國，還在擔心我們是個弱國，恐怕不能抗戰得那麼久，所以，當我們的軍隊在南京撤退的時候，就連那個據說很理解我們的布克夫人，也想以她的英文寫成的一篇文章來要我們的民衆起來責備政府，說我們脆弱，經不起打。言下之意，也頗有點責備我們原先就不應該倔強那麼地。可是以後，在今年四五月間，日本的軍隊不能打通我們的津浦線，她又另外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假如中國打勝了之後」，她在替我們計劃這樣那樣。她這好意我們是感謝的，但也可知我們如果要得到旁人的好意的贊助，我們先得自己有力！我們是不能有半點

心思把旁人的支援算在自己的國運上的，我們應該以自力更生來將自己挺起胸膛來！我們甯可打落牙齒連血吞，而不可有半聲討饒的喊叫出來給敵人做爲冷笑的話柄。

爲了這緣故，我們此刻必須提出了一個堅強的信念。

這一個堅強的信念，就是：——
中國最強！

在這全世界誰也都對日本側目相看，誰也不敢對日本動一根毫毛的現在，我們提出了這一個堅強的信念？誰會否認我們呢？我們因此更須有這般的自信：中國最強！只有中國，才能打得倒這隻擾亂世界和平的瘋狗，只有中國，才真的而且也已經將這隻瘋狗打得半死半活地在泥塗裏掙扎着。我們一點也沒有誇張，我們一點也沒有撒謊，全世界的人士都在看着，明白着。

廿七年九月廿二日

四、女人——禍水

我素來對於女權是相當尊敬的，歷史上告訴我：紂之亡國，亡於妲己，我不相信；幽王之亡國，亡於褒姒，我也不相信。妲己、褒姒雖然有話要紂要幽

王之亡國，但紂與幽王儘可不聽，聽她幹麼？故紂與幽王之亡國，壓根兒還亡在他自身不爭氣，沒有什麼責任推在妲己與褒姒身上去的。後世因爲史官都是男人，不好將這些亡國的責任加諸男人身上，所以含糊地就推到那班無智識的女人身上去了，好使女人「賢德」一點，聽男人的話，容易駕御。而且相反的，就以男人作的歷史上來看，很能懂國事的女人也多，如孟昶之亡國，花蕊夫人就曾說過男人無用，「十二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這十四個字真的把我們這些男人羞死了！其餘，就說武則天吧，也不錯，有那麼大的魄力，自己想做皇帝，實在也做起皇帝來了，處事條條有理，至於秘閣雜聞，那是她的私事，君子不求細過，畢竟無傷大雅；其次，就慈禧來說，也還可以說她能幹，其間所差者，不過智識程度高下的差別，於她的性別到底男是女，這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既然沒有什麼，那何必又說到女人身上來了呢？這是事出有因，我要老遠地牽涉到大西洋那邊去了。大西洋之中，有一島國，名曰英吉利，在西曆一九三十二、三年光景，這島國英吉利上有

一位外相，名叫西門。西門爲人怎樣，我可不大知道，但曾看過雜誌上及報端轉載他的照相，似乎感到他架子很高，也很有點男子氣，以之辦理外交，縱橫捭闔，想極盡折衝之能事。那時候正當「九·一八」的時候，日本鬼子用牠的真刀真槍來向我們國家尋求「懲膺」，於是，美國有一位識見遠大的史汀生先生，知道鬼子的鬼把戲多，就想聯合英國，以實力制裁日本，他用海底電線通過了英、美、兩國在遠東的共同利害，打算徵求西門的同意，馬上以這事實回答日本鬼子。但經過了幾度談話之後，而西門終於拒絕了史汀生的請求，坐着日本一天強橫一天。這在當時，我們也不得而知，以後到了一九三六年，史汀生因爲忍不住了，老老實實地寫了一本遠東的危機出來，我們才恍然大悟，事後尋根究底，才知道西門的那位夫人，會和日本那個他母親給他帶刀到國聯去的預備他辯論失敗的時候要他自殺的松岡洋右的夫人很好，以此也就拖到她的丈夫，大大地幫了日本的忙。今年我國向英借款，恰巧又是西門當了財相，不知道確是英國的民衆不信任我們，還是他們的議會不信任我們，據說也是被拒

絕了。這事情雖與西門無關，但據情論理，西門也不無有點關係，而尤其感到於西門夫人的閻範，又有點再度幫忙日本的嫌疑？我們現在果然很希望各國對我們援助，——尤其是像英國那樣的國家，可是如果勉強求之，那也大可不必，這在我們自己都很清楚，我們根本就沒有這麼的一種幻想。

不過世事迄今，太平洋與大西洋雖是遙隔數萬里，而於一動亂之間，却非常關切，目前英吉利之所以處處對德、意讓步，也未始非受西門那時候的失算所致，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放火，西門却給日本鬼子一陣「東風」將牠的火越吹越厲害起來。現在這火雖未曾燒到英吉利那島國上去，而牠的灰燼却已在那島國的上空隨處在飄盪着。倘如西門再要相信他夫人的話，那他夫人真的會成爲一種禍水把她自己居住的島國淹沒掉了！我很誠懇地希望西門先生趕快回頭過來，要像一個男人的樣子有幾分自己的主張，免得後世英國的史家，也將那亡國的主張，都推到他所愛的夫人的身上。他縱不爲了他夫人自己，就爲了全世界女人的榮譽着想，那他也應該這樣做的，也得要和他的夫人仔細地商量商量。

廿七年九月廿三日。

五、就談談尊敬傷兵的問題

兩個月以前，武漢彷彿曾有過這麼一回事，這裏也貼一張紅標語，說尊敬傷兵；那裏也貼一張綠標語，說尊敬傷兵！五色繽紛，處處都表現出一種對於傷兵尊敬的熱誠！

是的，傷兵的確是值得我們以這無限的熱情來尊敬的！而且平心而論，這一年以來的抗戰，我們如果沒有這許多傷兵下來，那我們還得在這武漢住下去嗎？我們這個國家早就給人家以「三個月」的誇大的口吻亡掉了！所以依我覺得，在這一次偉大的抗戰期間以內，我們什麼人都對這個祖先遺留下來的國家不起；但只有兵，才確實對得起這個國家！確實爲這個國家犧牲了他自己含有我們祖先一脈相承下來血統的生命，確實爲這個國家流了他最後的一滴血！確實爲這個國家的生存而以他的死去和敵人的「死」來調換！

可是，職業至於一個兵，這在徵兵制度還正在開始恢復的我們這國家裏現在的一般國民看來，大概是一種很低微

的地位呢？然而儘管他的地位是怎樣低微，但他的使命却比你這種以市僧的頭腦去估價他是神聖得多哩！而一個兵的生活呢，他的苦楚也將是你所想像不到的！有許多人都誤會了兵的餉都靠我們國民供給他，以他在前方拚命是必須盡他的天職。這也本來不可諱言。但你也得想想，你的生活呢，難道說也不是靠着這社會的安定才能得到的嗎？而兵，目前却正是這社會安定的保護者，實在你之能做了這個社會的寄生蟲，却全是沾了兵的光哩！不論在烈日風霜雨雪之中，兵站在他固定的崗位裏面，讓敵人的飛機在他的頭頂上轟炸着，砲彈在他的眼前橫飛過來，刺刀在他的胸口幌來幌去，這豈是你所知道的？他們忍飢耐寒，冒暑受馮，那假若以你的生活去和他的相比，我就相信你將連一天兩天都幹不下去，你的生命的脆弱，將無疑地使你自己對於自己的存在也都在懷疑起來，你配不上說是一個現代鬥爭生活裏面的人，你只能死在那壕溝之中做爲兵的墊腳的東西，兵還嫌你的尸體太軟綿綿地墊不穩他的脚。你以此還有什麼驕傲呢？你以此還有什麼覺得自己比兵的地位高得多呢？你以此還有什麼看

不起兵呢？你還是回去替你的太太養養哈吧狗兒吧，兵却用不到你這種假慈悲的態度來向他說什麼的。兵得看慣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一回事，兵是不能和你在一個天平裏降價了他自己的身價。但雖然如此，我却以爲目前我們這個國家裏，一定需要建立起一種確實對兵尊敬的風氣。而這風氣的建立，不僅有關於我們抗戰的前途，而且也有關於我們建國的宏業。我很痛心說我曾在武漢小館子裏好幾次見過許多這個大時代裏的小人物，他們甚至於連和一個兵坐在同一桌子上吃東西也不願意的，這將成爲什麼話啊？這些外表值得尊敬而骨子裏却極其可憐的東西！而同時，我也好像會聽見過一位法國人從前線回來對我們說，你們如果想抗戰勝利，第一，你們就不應該把兵不當人，你們須好好地使兵值得人尊敬！前線有許多傷兵抬不下來，這無謂的人力的損害却都是你們活着未死的人的責任！你們應該設法搶救傷兵，這搶救傷兵比什麼都要緊！這位法國人的話怎麼樣，我想一般還稍有良心的人，都會自己感到的，不必用我來說，不過我的意思，他這幾句話們今後是要時時刻刻記到的，我祈求

我們一切活着未死的人們，趕快在這時候去多盡一點我們的責任。我們要尊敬傷兵不僅是爲了我們自己，而實在也是爲了我們生生不息的子孫！我們努力地造成這種風氣，使這種風氣那緊我們抗戰建國的勝利！ 廿七年九月廿三日

六、再開話閒話皇帝

在廿四年的夏天，新生週刊登載了一篇「閒話皇帝」，那原文我雖然沒有看見，但據說其中有了幾句因爲論及日本天皇，那日本鬼子于是就就小題大做，把這小事情鬧得滿天風雨，盡世皆知。而且還要牽涉到國交問題，好像爲了這一篇短文的關係，牠必要藉口「廢」我們。結果，爲了我們自己是弱國，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只好吃虧自己人，杜重遠先生在政府忍痛之下坐了牢在埋怨着，而一般人也以爲杜先生的牢是無辜的彷彿以爲政府真的懦弱無能這樣那樣地在咆哮着，罵着！

我當時對於這一事情，感到無可感！想想一個像日本這樣的鬼，牠打算要尋你的「漏洞」，什麼「漏洞」不會給牠尋不出來呢？更何況牠故意尋你的「漏洞」將事情擴大，那你若不「懦弱」

一下，這才實在中了牠的「計」呢！可是現在，事隔四年，我却要再開話閒話皇帝看。我雖不是有意在閒話閒話日本的皇帝，但覺得日本的皇帝，確是再值得閒話閒話的呢，就我們這一般第三者的人或日本一般純樸的國民看來而說。

一提起日本的皇帝，誰都知道明治是牠的皇帝之中最出色的人物！這確是不错的！但明治的好處在那裏？明治的好處，是在他能夠收復藩權，使中央確實統一權力，這麼樣着，明治之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也確乎有點皇帝的樣子。而在明治之前呢，皇帝是埋沒無聞，只聽到牠的藩屬的大臣，在替代皇帝處理一切，皇帝這一個尊嚴的名詞在日本這時代之作用，至多也只能等于那些藩屬大臣的一個管管國軍的小吏，他們只要他來蓋蓋印，其餘什麼也談不到，于是火碰時起，治亂相繼，日本在長時間以內，是一個「無組織」的國家。而以後一經了明治的整理，牠才開始走上了政治的正軌，朝綱復振，權無旁落，日本目前之能如它自稱為「世界上第一等的強國」，其功不得不歸于明治天皇，明治天皇費了極大的苦心，才能將這荒蕪的島國，耕耘下種，而成爲日本今日這

種繁榮的現象，在世界的強國裏面坐了一把交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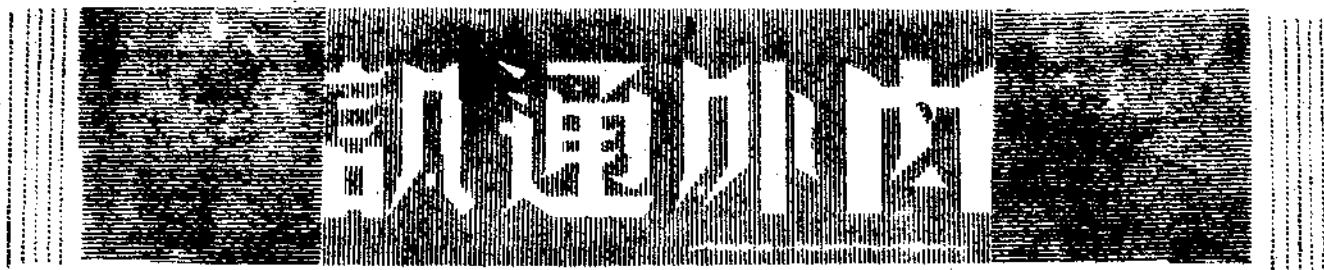
然而誰知自明治維新到現在，未及百年，日本這些不肖的子孫，又將明治的苦心忘掉了。日本目前的大正天皇雖然在位，而他不過在「位」而已，至于他的天皇大權，却都搬到軍部裏去了。從前明治所苦心收復的藩權，此刻又給這些新的藩屬收回了去，大正于是也就成爲軍部的監印官，而軍部却正借着大正的國璽，在奴隸他的子民。倘如事實盡是這樣下去，則我敢說，大正也終有一天恐怕連這「位」也沒有了哩！大正的旁邊，這幾年來不是正有一個秩父宮在虎視眈眈地等着他的「位」嗎？而軍部裏這一班新的藩屬，也正欲以牠們的槍尖，做爲秩父宮篡奪「皇位」的一種法寶。他們彼此之間有了一種默契，這默契雖然大正也未始不知道一點，但縱就知了，現在也是已經感到無可奈何的了！再退幾步說，秩父宮或者有些念到手足之情，一時不敢對大正怎麼，然大正如再讓這班新藩屬這麼地放肆下去，今年或許可以平安地過去，明年或許也可以平安地過去，一到了後年——一九四〇年的開始，日本這個「萬世一系」

天皇的皇族，將會和我們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秦朝「萬世一系」的皇族演着同一的運命。日本的子民到那時候再也忍不住，他們之中也一定有陳涉之流而起，則附和于這陳涉的將恐怕有一個很大的數字的人們來請大正去位吧！大正這時候所得到是什麼，那只好讓大正自己讀一讀歷史上所寫着是什麼，就什麼好了！對不起得很，我是不便怎麼說出來的。

這就是我所寫的一篇再開話閒話皇帝的短文，我對於日本天皇前程的觀察，大概也只能寫到這裏爲止。假如這篇短文在廿四年廿五年或廿六年的上半年寫了出來，則我也許也有坐牢的危險。可是一個專以威嚇鄰國的國家當這鄰國以抗答覆牠了的時候的現在，那牠就什麼也不中用了！他再也沒有那種威風！所以我的一點尾巴之感，我們的政府並沒有真正的「懦弱」，其所以有時一定要表示「懦弱」的緣故，那是「時間」在不容許我們「強硬」起來。

我不是政府的說客，而時間却的確確地以這苦痛的、忍辱的經驗告訴我

廿七年九月廿五日



慰問岳陽

程曉華

寇機已經三度狂炸岳陽了。敵人爲什麼一次二次把魔手伸入這一個純樸的縣城，實在是一個不能理解的謎。在未敘述狂炸的情形之先，對岳陽是應該有一個較爲簡切扼要的介紹。

在交通的脈絡上，岳陽所佔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常常都稱牠是「南北要衝，湘鄂門首」，同時，更足以說明其重要性的，即是洞庭湖爲中國第一大湖，揚子江爲中國第一大江，而岳陽適扼江控湖處在兩者的交界點上，自然，岳陽在交通上所形成的價值，就不待詳翻地圖，就可以知其梗概了。

岳陽更渲染有濃厚的歷史色彩，在古代典籍詩詞里面，很容易碰到「岳陽」這兩個字，並且，由於歷史的久遠而遺留下的名勝古蹟，更是多得不可勝數，所以說，岳陽在歷史上的價值確不讓於地理上的價值，這是凡一個知道岳陽的人士所公認的。但經了這樣的說明，一定會有人以爲這里一定是一個很進步的城市，如果，以這樣的看法來看岳陽，那就犯了嚴重的錯誤，其實，牠在歷史與地理上所享的盛譽，與牠目前我們所看到却又不能互爲因果，實質上，在文化經濟上還是一個滯留在較遠時期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古城，許多方面都表現得非常落後，非常不夠。然而，使人夢想不到的，這樣一個地方，却連續遭到三次頂猛烈的狂炸。「岳陽爲什麼也要遭狂炸？」被轟炸後的岳陽的人民，大家腦子里都裝了這一個疑問。



「偉大」與「渺小」

編者先生：

曾經在內外什志上留心細讀過談青年問題的文字，的確使我心折無似！我想每個青年都曾經是熱情的，可以成就一些事業的，可是因爲種種關係，發生困難，更有一些阻礙，常使他不能不頹喪灰心，而放棄了他們的理想。

我很信賴 先生，我信賴你能夠給我解答一個困難的問題。

我是自秀麗的江南逃亡出來的一個學生，在上海最貴族的學校裏我曾住過幾年，我的父親是一個相當有名的建築師，從我升入大學的那一年，他就諄諄我要做一個有才具的建築師，來承擔他的業務。所以我入土木工程系專門研究建築工程的學問，數年如一日，我也深深感覺到莫大的興趣。

以目前情形而論，岳陽不拘哪方面，都沒有寇機光顧的條件，因於目前戰局方面，既不是必須爭奪的軍事據點，又不是設防的城市，然而在三次轟炸之下，每次都是幾十枚重磅炸彈，千百發機關槍，甚至還雜有燃燒彈，而這些槍彈的對象，都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這除了十足的暴露了倭寇凶殘的獸性外，怕沒再再好再恰當的說明。所謂自稱「文明國家」的文明精神，到現在總算「發揮」一次！

爲了慰問在轟炸下飽受驚駭的老小，特地匆匆趕回岳陽，火車正是第二次炸後的第二天，大半年的離去，不料這次歸來，在我的神經上，被一片炸後的蕭條景象，侵襲得有些近乎僵硬。車上冷冷落落，見不到一個小販，一輛人力車，一個挑夫，我回家要經過緊接着車站的先鋒路，這岳陽一個旅社業區域，但這次被燃燒彈焚燒了好幾十間房屋，收垣頹壁，好像是經過了一番猛烈的巷戰。

走上街，什麼都與以前變了，簡直就是「十室十空」，商店和住戶沒有一家不是雙扉緊閉，寂無人影，當我被擱置在這個環境里面，真以爲是走進了一座荒冷的廢墟，如果沒有自己的呼吸和脚步，真不會相信自己還是活着的人，街頭冷清的氣氛，實在窒息得令人欲哭，總之，岳陽變成了一座死城。

回到家中，老小已離開了城市。後來好不容易在鄉村找到了他們。據家中人告訴我，寇機第一次狂炸，是七月二十日，那天警報傳來得太快，猝不及防，十八架寇機的轟炸聲，就震動了這座寂靜的古城。

洞庭湖的古木船是水平線的帆影是很有名的，可是這次意外吃了好些炸彈，這里沒有高射砲的設備，寇機低低的飛着，幾乎像要碰着桅桿巔，這樣低空飛行，投彈準確自然是很容易的。黑煙頓起，水波狂飛，就是當時的寫真。血肉狼藉，江流半赤，就是劫後的情景。最慘的，這時候，恰恰有五艘載好幾百難民船向長江上游行駛，也被敵寇認作了投彈的目標，連續十多顆炸彈，黑煙起處，有四艘都變成了灰燼，另一艘也受了重傷，湖里面尸體橫流，船上哭聲震天；有些倖存的受難同胞，因看到自己的親人在眼前死亡，爲了悲痛，

平地一聲雷，大上海淪陷，我家的產業也遭受了無情的慘劫，犧牲殆盡，半年徬徨，半年流浪，繞到了內地的中心——重慶。這問題便這樣產生，我是否繼續研究我的建築工程呢？但是炸彈與炮火刺戟我，不安的生活刺戟我，不能不使我懷疑。

最近朋友邀我參加戰時工作，入中央某訓練機關，我是很表贊同，但是十數年來的教育，尙不能使我遺忘，殊感徬徨失措之苦。

現在我極誠懇地請求 您給我以幫助，增強我的勇氣，使我能夠作英勇的決定。盼望着 您的回信！此致
敬禮 讀者康乃宏謹上。九月九日

× × ×
乃宏君：

讀了你的信，我瞭解你是一個有理想的有實踐精神的青年。你因歷史與興趣的關係，決走向「工程」之路；又因爲環境與事實的關係，將改向軍事政治的方面。如此引起了你的疑念與徬徨，似乎兩者之間，有着不相容性一般。

立志作事，第一須諦視環境，第二再檢察本身，方可決定一件爲每個人所認爲最偉大而最合適的理想的工作。如

投湖自殺的也不知凡幾！請閉目靜想，這是一種多麼慘痛的情景，在自稱為高等民族的手上，竟創造了這一幅慘絕人寰的畫圖，我還說什麼好。

在湖畔的街市——天皇堂新碼頭一帶——中彈數枚，內落一枚於救濟院乞丐所，有十九個殘廢和死亡，受輕重傷者亦達百人左右。還有洞庭馬路一帶也中彈多枚，有一枚竟投在法國天主堂內，該堂屋頂上懸有顯明的法國國旗，而敵人竟不顧一切予以破毀，足徵敵人已經瘋狂到了頂點。

第二次岳陽被狂炸是七月二十七日，敵機雖然減少了一半，但是所投的炸彈也有四十餘枚，內有十餘枚幸未爆炸，這次，損失最重的要算火車站站屋及車站附近的先風路一帶的民房，所中的大多為燃燒彈，有一部份婦孺因有不及逃避竟隨了屋宇的焚燒葬身火窟。

據云：岳陽在目前漢奸活動異常，這次岳陽被炸與他們發生了很大的關係，幸得地方政府的努力，不滿一星期被捕獲槍決的已有三十餘人之多，在審訊中者尚有十餘名；這些漢奸，大部份都吸食毒品，鳩形鵠面，不類人狀，且據供稱：在岳陽的漢奸共有百餘人，組織約為部隊之一連，每名每日的代價僅大洋五毛，五毛錢竟賣掉祖國，賣掉同胞，更賣掉自己的生命，漢奸這麼多，代價這麼賤，無論從那方面講，都是極危險的現象。一個小縣城里的漢奸就多的這麼驚人，說來實令人沉痛！

岳陽這二次被炸，在百餘枚炸彈底下損失頗鉅，被毀房屋約計六十間左右，傷人數約近千名，這是抗戰期中一個可紀念的沉痛的數字。

洞庭湖畔的岳陽，平日那種詩一樣優美的情調，現在好像是變了，什麼都不為人所注意了。岳陽樓上聞名遐邇的，這次樓的四週都中了不少的炸彈，而樓尚巍然獨存，這孤另另的樓影子，對着這落漠的湖山，誰都起愴懷之感！

安頓了老小，我又離開了家。岳陽經了兩次狂炸，寇機已很久不來，心里很覺慶幸，料不到岳陽市民剛剛像嬰兒試步，街市行人慢慢的又多起來的時候在九月五日這天，寇機第三次光臨了！請看下面的新聞：

「中央社岳陽五日電」敵機九架，五日上午十一時許，經贛西來，竄入

自審這兩方面同時顧到沒有什麼誇大成估計過低，那末既經決定方針，便應努力以赴，期其竟成。

但環境有變遷，自身有進退，那末昔時的志願自然可以隨時為最善的修正。在此我不能不特別提醒你以下的這麼一件事。如果對你的立願的估價沒有什麼不準確，同時對自身的力量也沒有估計不合的時候，你的志願，不可隨便修改的；雖然你時常要遭遇挫折困難，甚至有時迫你放棄主張、投降退却，但這一切的阻力與障礙，必須為磨煉你更加強韌，更加堅決的試驗，切不可因而心灰意懶。我們知道，總理獻身革命，立志建立三民主義的中國，一敗再敗、一挫再挫、障礙重重、道途多險，但他始終不會修改他的理想。他的理想至他臨終的時候還未實現，但有人繼承他，他的志願總有實現的一天的。這樣的事業就叫作「偉大的事業」，這樣的人物，就是「偉大的人物」。不然，總理是學醫的，他能夠做一個好醫生，何必一再為革命而遭失敗挫折之慘呢？這當然也可以的，這樣一來，事業就渺小了，人物也渺小了。明言之，總理就不能成為今日這樣為全國所擁戴的「建國之父」。

岳陽市空，作第三度之轟炸，計在車站附近投彈三十餘枚，敵機肆虐後，于下午一時二十五分離岳陽向洞庭湖逸去。」

寇機肆虐後，其詳細的損失情形於下：「計梅溪橋落重磅炸彈一枚，印山落一彈，鐵路旁落七彈，鐵路外落重磅炸彈六枚，東茅嶺落重磅炸彈一枚，丁家塘落燃燒彈二，車房落燃燒彈數枚，大部震塌，馬壕落一重磅彈，梅溪橋鐵路邊落燒夷彈七枚，以上共投彈三十餘枚，燬民房十餘棟，路軌亦頗有損傷，共炸斃平民男女六人，壓斃一名，傷男五女一。」

經過了三次轟炸後的岳陽，其慘苦之情形，我們更可以想像。岳陽何辜？岳陽何辜？

孩子劇團在衡山

李少清

——紀念他們的週年日——

悶熱的天，今天突然的涼爽起來！天剛有一點亮，大家不用值日生喊，就自動的起來了，一起身就哈哈呵呵的鬧着，「恭喜！」「恭喜！」「今天我們孩子劇團的生日，我們要吃壽麵！」這是九歲的慰慰喊出來的，大家給她的答覆是「贊成！」又有人喊出他的感想來：「我願意第二年的週年日在我們的瀟陽開會！」「從今天起我們更加努力工作，把日本鬼子趕出去！」「我希望在第二週年的時候，全國有成千整萬的和我們一樣的孩子劇團……」「東一句，西一句，七嘴八舌的說了一大套，這是每個團員心坎裏發出來的話，也是我們孩子劇團今後努力的目標。」

早會上分配了每個人的工作，有人去寫孩子劇團週年紀念特刊，有人到街上買茶點，預備在今天晚上大會用的，有些開始佈置會場，另外一些人分頭到各處請客，還有人練習他要參加的遊藝節目。每人都有工作做，準備着晚上的紀念會。

了。

到這裏，你應該自己有方去解決你的問題了，你如認為你確應改正你的志時，你便大踏步走你新的道路吧；不然，你便不應該因為遭遇挫折而徬徨猶疑！祝

程仲文敬復 九月二十七日

爲什麼不能

同時信仰兩個主義

仲文吾師：

上期一席話，解決了多少問題，實在是感激之至。並蒙殷殷相囑抽暇多多自修。是在晦昧的險途中，遇到了光明的燈塔。是夠多麼興奮呢！今天收到第八期什志，正在閱讀中，我們的生活在今天正式授課，主要課程均由敵團各處長來担任，理論與實際溶合在一塊，想必有些好的收穫，今彙集以左三項問題，請予便中解答，開我茅塞，不勝銘感！謹上並請

撰安 受業王克文於中央訓練團

九月十三夜。

1. 主義的信仰，祇有一個不能同時信仰二個，是否與其他學術研究問題之

黃昏時分，整個的會場已佈置妥當，××殿前的草地上擺着一長排的椅子，桌上放滿了糖，瓜子，湖南的薄荷酥，……：桌的後面懸掛着一片綠棉綢，上面印着「孩子劇團週年紀念」八個美術大字。這東西做得像屏風吧，也不全像，不知說他是什麼好？綠布底，放着紅綠燈，綠布兩旁各有一張發紅光的燈，燈的上面有許多疎影橫斜的樹枝，桌的前面有許多寫着「孩子劇團週年紀念會」的燈籠。這個會場顯示着新奇活潑的氣概。

開會的時間到了，被邀的客人，除了縣長孫伏園先生，因到外埠去了，來信說慢點來以外，其餘都到齊了，大家圍着桌面坐下，如果是在屋子裏的話，那可算是擠擠一堂。

因為會場在露天，我們不要舉行什麼儀式。一上來小主席張慰慈宣布開會，並要全場的人唱義勇軍進行曲，接着是我們全體團員唱團歌，主席用她湖北腔的國語，說出今天開會的意義：「各位親愛的大先生們！各位小朋友，今天我們孩子劇團的週年紀念日，我代表孩子劇團說幾句話，我要說的有三點：第一點，我們今天能印最關心我們的各位先生在一道開會，我們是非常快活的。第二點，我們能有這個紀念日子，完全靠着各位先生的幫忙和指導。我們要永遠的生存下去，工作下去，報答諸位先生的好意。第三點，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孩子劇團能有今天是完全靠着各位先生的指教幫忙，我們希望今後更要格外的加緊指導我們，幫助我們！」小主席的話有條有理的結束了。

接着主席起來講話的，是我們的團長吳大哥，報告本團一週年來的概況：「……：孩子劇團是在去年九月三日成立的，團員都是小學生，「八一三！」事件爆發後，因為每個人的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砲火下，被摧毀了，大家都住在收容所裏當小難民，但是我們年紀雖小，是知道要救國的。……：在組織的當時，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的，只是憑着勇氣來幹，只是相信，在這抗戰的大時代中，小孩子並不是戰爭的累贅，而是能夠工作，能夠幫助抗戰救國的。

自成立到現在，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生活經過，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成立到離開上海。這一段時期中，我們因為年齡幼稚，力量薄弱，

方式相背謬？現在有人主張信此主義，則絕不能再採集其他主義之長處以為借鏡，此說之根據，因不便多詢，故祇能叩詢 吾師。請求明教，

2. 研究三民主義，第一步要讀 總理原著，但以時代不斷翻變，最好參看那種讀物以作輔助？

3. 在今日情況之下，訓練青年，有人主張側重技術、有人主張側重精神，究以何者為宜？如以折衷方法推斷，是否嫌於攏統？騎牆？

克文弟：

手書讀悉，因近日公私事忙，致稽遲作復為歉。所詢各節，略抒所見奉答如後，祇因手頭缺乏參考，不能詳盡。

1. 我人對主義的信仰，是信仰它的原理原則與所提供的意見和主張。如果認為此原理原則確為適切，此意見主張確為順應，然後對主義起信仰，然後發為實現主義的動力。像這樣，我們可以說僅有對主義信仰與否的問題，而決沒有是否信仰兩個主義的問題。至於欲發現此主義之真確性，從事於多方的研究與探討，這不僅是沒有妨礙，而且是必需的。

若二個主義同時並存時，也決沒有

所以不被一班大人先生注意，那時的工作可分兩點：一，是演戲唱歌，從事一般的宣傳工作；二，是做小先生，在收容所裏教難民小孩子讀書識字，這一個時期共有兩個月，我們當時有一個志願，就是一面學習，一面工作。

第二階段是離開上海到內地，我國軍隊退出大上海以後，我們退出了上海到內地來。在當時也是毫無把握的，沒有什麼打算，也只是憑自己的勇氣幹。郭沫若先生說：「小孩子的行動，是沒有打算的。」我們就是這樣的確沒有打算。

到了內地，每經一個村或一個鎮，都使我們受到很大的影響，因為各地的同胞都很熱烈的歡迎我們工作，加強了我們「兒童工作是可以開展」的信念。到武漢先就着政府的指導同幫助，那就是軍委會第六部給我們的管轄，同時又得到社會各界先生的指導同幫助，像葉楚傖、馮玉祥、周恩來、王明、郭沫若，夏一之諸位先生，和掃蕩報、大公報、新華日報、各報紙都給了我們不少幫助，因此使我們知道，我們的政府和社會是幫助我們工作的，同時也知道，小孩子不但不是累贅，而且是有力量的。

第三階段是離開武漢到現在我們受政治部的命令到後方來，這正是試驗我們，訓練我們真正腳踏實地，在政府領導下工作，從此，可讓我們拿出真正刻苦耐勞的精神來工作。

現在我們還留着六個人，在武漢經常的聯絡各兒童團體，參加保衛大武漢的工作。……

在這一年的過程中，我們有個感想。就是有人說戊戌政變的時候，是梁啟超康有為四五十歲的人來領導的，孫中山先生革命，是由二三十歲的青年人來幹了，現在民族革命戰爭中，我們小孩子也起來了，孩子劇團的從成立到現在，並不是孩子劇團本身的成功，而是表示中華民族是年青了！年青的，進步的，中華民族的抗戰是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日本帝國主義一定會被打倒的……

「不等他的話講完，羣衆的掌聲，已響得不能使他再說。」

會場的空氣太緊張了，主席爲了使它活潑一下，就叫產玉珍獨唱蘆溝問答

所謂何者爲長，何者爲短的問題，而是彼此是否相容的問題。如果沒有不相容，即主義雖異而本質歸趨却同，仍無妨礙；不然彼此不相容，那末我們在此，怎能談得上兼收並蓄？截長補短的問題呢？

2. 研究三民主義之最好補助讀物，是報紙與自己努力工作的經驗。捨此以外找參考，就應該注意自己對參考的理解程度，方能幫助理解三民主義，這是要注意的。

我認爲蘇聯許多社會主義的名著，是可以印證三民主義的，你如不嫌晦澀，很可買幾本看看，不但如此，世界的蘇聯的偉人傳記，與各國建設的記載與報道等，都是有幫助於理解三民主義的，希望你多多翻閱它。

至於總理遺著原文，仍不失其理論上的真確性，要在讀者能夠推陳出新，從事更深的研究吧了。

3. 關於青年訓練，絕無所謂「應側重」那一方面的問題，如果在未訓練前，先有此「應側重」之成見，訓練工作必遭意外的失敗。因爲「應側重」的問題產生於「有偏缺」的事實，如果事實「有偏缺」，纔可說「應側重」某一方

，本廳和二廳 勤務同志，聽着歌聲，也笑迷迷的自動跑來湊熱鬧。

司儀的喊：「來賓致詞」，主席便宣佈請國際友人，孩子劇團的大姐姐，池田幸子先生講話。

池田先生初立起 只是笑，後來開始下她的日語演說，由燕琦 先生翻譯：「今天是孩子劇團的生日，我心裏非常的高興。……：「孩子」這兩字，一班人聽了，都認爲吃糖菓，沒有多大用處的，但是我看到孩子劇團小朋友們的工作，使我驚訝！孩子劇團的小朋友們，在上海做小先生，到內地緊張的工作，經過很多的苦難，這使我佩服，並且慚愧！

現在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知道他們的情形，我有個感想，就是：抗戰後日本小孩雖然知道這次戰爭，但他們是幫助軍閥的，他們收拾廢銅爛鐵，和棉花碎紙，可製成大砲與火藥，在農村的小孩，幫助大人種田，但是這些小孩，却不明白到底爲什麼要戰爭？

我在六歲的時候，帝國主義扔炸彈我已明白了帝國主義的罪惡，但是真正明白的還是在二十歲以後，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日本小孩子是始終不會明白的，要想他們明白，還需要大人對他們努力的宣傳。

今天是孩子劇團的生日，我很高興，但另一面又替日本小孩子悲哀。要使他們和你們各位小朋友一樣快樂，一樣的工作，必須把日本的軍閥打倒，說到這裏請大人起來，共同的合作把日本軍閥打倒，中國日本的小孩才能解放！

我是以日本人的資格來參加的，我希望大家聯合起來，把日本軍閥打倒，中國的少年小孩，日本的少年小孩聯合起來！——陣震耳聾的聲，報答了池田先生的話。

這時我們的小主席叫出了一個口號：「全世界的小朋友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每人怒吼似的跟着喊。

我們的老爸爸杜國庠先生訓話，老先生說的是廣東口音的話，但他講得慢，所以我們每個字都懂得：「……：各位紀念今天的生日，不要忘記你們去年在上海，在日本帝國主義勢力壓迫下的困苦生活。希望你們要永遠保持小孩的

面。你所說的技術與精神的「側重」問題，是否即係指此？但望能先研究問題的內涵與性質，就可得到適切的答覆。這絕不是可以含混籠統過去的。希望你不要憑直觀，要以科學的眼光去研究問題，去解決問題。暫別，祝努力！

程仲文敬覆 九月十七

（上接第九頁）本又有他的特點：第一，日本資本主義在作胎的時候，便受軍事的養育。今天的三井財閥，在幕府時代本是御用商人，維新以後，他又和那位耐幕參謀長 陸軍大將，而兼內閣首席參議的西鄉隆盛很接近。西鄉隆盛的老弟，西鄉從道進攻我們台灣的時候，爲運兵的緣故，大造船艦，三菱財閥賺了一大筆錢，方纔樹立起他的基礎。在另一方面，各個軍人也都依靠資本家爲活。

中級以上軍官退休後，多半都擔任各公司的顧問等等。日本資本家和軍人的關係是先夭而成，互相擁抱以得利。

在另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又因爲國內人民窮困，土地貧瘠的緣故，商品

天真活潑，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就是說偉大的人物是保持着他小孩時的天真純潔。現在戰爭緊張到這樣的地步，大人要工作，小孩也要工作；你們也要努力團結起千百萬的兒童起來，參加工作，這工作，大人是不十分適合的，但你們大家是小孩子，很能接近民衆，工作的效果一定是很好的，……」

我們小團員霍文靜，拿着本團的宣言，用清脆的北平口音，一字一句的讀出來：「我們是『羣流浪兒』……希望社會上各界先生，同戲劇的前輩先生指教，幫忙。」一方面算是紀念杜先生的話，一方面也是紀念自己。

送爽的涼風越吹越大，每個人有些冷起來，大家爲了抵抗冷，就張開大嘴合唱「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最後本團的指導員陳乃昌先生訓話：「今天孩子劇團，在××開週年紀念會，回憶去年的今天是在上海的敵人砲火中誕生出來，所以說他們是中華民族解放戰爭中的產物。他們是能永遠工作下去，開展下去的，從他們的口號：自己工作，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便充分表現了孩子們的精神和能力，打破了大人先生輕視小孩子的觀念，這是民族抗戰最值得誇耀的一件事，希望各位小朋友繼續發揮這一傳統的精神，保持天真活潑的生活，同時也要紀律化；在教育方面，除了從工作中獲取以外，各位小朋友必須知道一般的基本知識，所以我供獻大家三個口號：第一是「學習」，第二也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在不斷的、緊張的學習中來展開你們的前途。

我們的小藝術家霍文靜，表演了一套國術——滿江紅，變換了會場的空气。兒童宣傳隊的小朋友郭巧君演說，她的口齒玲俐，句句動人：「……我們的生日，我有些替他們傷心，因爲他們都是無家無父母的人了，……大家看我們小孩也起來了，中華民族是不會亡的！」

接着是我們新認識的，衡山通俗日報，少年印刷工人，唱了雄壯的「起！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這個歌曲，吳大哥特別的介紹說：「他們是武漢，也不容易找到的少年工友。」

口齒玲俐的清楚的郭巧君小朋友，又唱她那腕轉歌：「萬里長城，萬里長城，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她每句歌聲，都振動了每一個人的心弦。

我們自己的集體唱歌，個別的表演，同來賓們的許多表演，一樣一樣的搬了出來，最出色的是我們吳大哥耍的火棒。已經深夜間的十一點鐘了，大會就在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閉幕。

不容易買出去，同時原料也不夠用，使他從起頭便有很濃的對外侵略性。西鄉隆盛在推倒幕府以後就唱「征韓論」主張向朝鮮進取，一時雖然沒有實行，但是不久日本便進攻我們的台灣，再過十幾年而有甲午之戰！日本資本主義的侵略性不必等待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就很兇猛。這兇猛的侵略性使軍需工業在日本資本主義各生產部門上佔很大的比重。

在政治方面看，日本軍人和資本家固然是對立，但是這對立很容易統一起來。統一的原因便在軍需工業及對外原料市場尋求。據我看，對外原料及市場尋求的遠大原因還不及近而切實的軍需工業利潤原因，來得更有力一些。

日本軍人和資本家的對立如若統一以後，也就是日本軍人，資本家抱合了以後，對外戰事便發動了。這在國際政治上很有重大關係。

要想真明白日本政治情形，還是從日本軍人和資本家相生相剋原因的軍需工業看起吧！